

馮其庸

輯校

重校

家評

紅樓夢

三

青島出版社



馮其庸
輯校

重校八家評批紅樓夢
(三)

復



青島出版社

重校《八家評批紅樓夢》卷七

第六十一回 投鼠忌器寶玉瞞賊 判冤決獄平兒行權

聽柳家與小
兒調笑語，想
見一個風流放
誕之中年婦人。
何以知之？因其
女而知其母也。

此等處最宜留
心，細看「半夜三
更」可以開門，豈
獨「打酒買油」
已耶？一切奸盜
事皆從此生矣，
以見榮府防閑之
疏。

復將管園諸婆
子一提，可見前
之多事有由來
也。

話說那柳家的聽了這小兒一夕話，〔張評〕此大段無非一夕話，而滿紙都是暗昧蹊蹺，看官亦覺得否？笑道：「好猴兒崽子！你親嬖子找野老兒去了，你豈不多得一個叔叔？有什麼疑的！不要討我把你頭上的襖子蓋揪下來，〔姚評〕襖子蓋，俗云劉海頂也。〔張評〕此演《剝》下得《復》之機。

《剝》上卦爲《艮》，《艮》爲少男。「馬子」，陰器，「蓋」則上一陽爻也，若更揪下，則成純《坤》。還不開門讓我進去呢！〔姚評〕得意語。小廝且不推門，且拉着笑道：「好嬖子，你這一進去，好歹偷幾個杏兒

出來賞我吃。我這裏老等。你若忘了，日後半夜三更，打酒買油的，我不給你老人家開門，也不答應你，隨你乾叫去。」〔張評〕伏下夜賭。柳氏啞道：「發了昏的！今年還比往年？把這

些東西都分給了衆媽媽了。」〔張評〕再找「興利」，是《剝》之主。一個個的不像抓破了臉的！人打

樹底下一過，兩眼就像那鷺鷥似的，還動他的菓子！〔張評〕所謂碩果不食。可是你舅母姨娘兩

三個親戚都管着，〔姚評〕又一門好親戚。〔張評〕寶、黛、釵無非這些親戚，無非小兒。怎不和他們要去，

倒和我來要？這可是『倉老鼠問老鴿去借糧，〔張評〕鼠屬子，爲北方至陰。前四爪，故前四刻爲陰。後五

小兒角門前
閒話「黃兩舌」
如天花亂墜。

「家國大事以
「內緯」而遭決
裂者不少。此等
處不得作閒話草
草讀過，以見內
外之防閑不密，
是以上下通同作
弊也。
秘議未成，風
傳四境，古今大
小同一轍也。

到底爲着什麼
事如此着急？

爪，故後四刻爲陽，正是《坤》下得《復》，暢至純陽，悉從此起。老鴿屬火，正南方也。而語面新巧絕倫。守着的沒有，飛着的倒有。」小廝笑道：「噯，噯，沒有罷了，說上這些閑話！我看你老人家從今以後就不用着我了？就是姐姐有了好地方，」(姚評)將五兒事一點。(張評)隱隱躍躍。將來呼喚我們的日子多着呢，只要我們多答應他些就有了。」柳氏聽了笑道：「你這個小猴兒精又搗鬼了！」(張評)猴兒，實、鳳俱到，謂之精，乃《復》之所由生，而現在却是搗鬼。你姐姐有什麼好地方了？」那小廝笑道：「不用哄我了，早已知道了。單是你們有內緯，」(姚評)二字新。難道我們就沒有內緯不成？」(姚評)知事須內緯，小猴兒示人秘訣，係惡其嘩呶。(張評)內緯則內連矣，《坤》陰都斷而內連一爻，非《復》而何？我雖在這裏聽差，裏頭却也有兩個姐姐成個體統的，什麼事瞞了我們！」(張評)隱隱躍躍。○上回尾此回首，用一老陰一少陽，暢演《易》象，乃六十、六十一回頭，百廿回書正中間之大樞紐也。而異常新穎，神情口角如見如聞，不知作者從何處得來。

正說着，只聽門內又有老婆子向外叫：「小猴兒，快傳你柳嬪子去罷，再不來，可就悞了。」(張評)飯不可誤，言下憬然。柳家的聽了，不顧和小廝們說話，忙推門進去，笑說：「不必忙，我來了。」(姚評)如聞其聲。一面來至廚房，——雖有幾個同伴的人，他們都不敢自專，單等他來調停分派，(姚評)所謂各有司主也。(張評)卯木春生，書中獨主之要義，所有多少叫吃飯，總匯於此。——一面問衆人：「五丫頭那裏去了？」衆人都說：「纔往茶房裏，」(張評)自尋苦吃。找他們姐妹去了。」

柳家的聽了，便將茯苓霜攔起，(張評)前回結，此回起。且按着房頭分派菜饌。忽見迎春房

蓮花兒書中初見。雞雖貴，倘使此時寶玉房中來要，使廚中已無，亦當百計打算之。今聽柳嫂一派言語，不待問而知其爲看不起司棋也。

一湊便有「二千個」，猶云找不出來，只此一端，可見賈府食饌之侈。

果有此事，無怪蓮花兒之發話也。如云廚房中連雞蛋都無，連我也不信。真難乎其爲情。蓮花兒口舌亦頗不肯讓人。先說一句好話。居「深宅大院」中，多有不知物力艱難者，況其爲姑娘們乎！莫謂其言之過。

裏小丫頭蓮花兒走來說：「〔張評〕蓮花兒，蓮茂於夏，與蟬同時，正陰生之會。」「司棋姐姐說，要碗雞蛋，燉得嫩嫩的。」〔姚評〕又從平地起風波。〔張評〕上大段以《夬》之《剝》定探春，此回以《大壯》之《觀》定迎春，以建立後文惡姻緣之案。元春正月之卦，爲《泰》居長，次迎春居二，爲二月卦，則《大壯》，悉女體也。則凡陽皆陰，變《大壯》爲《觀》矣。《觀》，巽上坤下，特借其婢要雞蛋以演出之。巽爲雞蛋，即卵爲腎，位正北，先天之坤也。是以奴定主法，而即司棋本傳。棋，黑白分明；蛋，青黃不混。後以烈死，乃書中野鴛鴦而真鴛鴦之一人，正是蛋之演義。柳家的道：

「就是這一樣兒尊貴。不知怎麼，今年雞蛋短的很，十個錢一個還找不出來。昨日上頭給親戚家送粥米去，四五個買辦出去，好容易纔湊了二千個來，我那裏找去？你說給他，改日吃罷。」〔張評〕語氣不平，足啓爭端，是真好筆。蓮花兒道：「前日要吃豆腐，你弄了些餛飩的，叫他說了我一頓。」〔姚評〕果然如此，到底落不起。使我爲蓮花兒，也要發話。今日要雞蛋又沒有了！什麼好東西，我就不信連雞蛋都沒有了，不要叫我翻出來！」一面說，一面真個走來，揭起菜箱一看，只見裏面果有十來個雞蛋，說道：「這不是？你就這麼利害！吃的是主子分給我們的分例，你爲什麼心疼？」〔張評〕蓮花兒舌有蓮花。又不是你下的蛋，〔姚評〕惡罵。怕人吃了。」〔張評〕又妙。

柳家的忙丟了手裏的活計，便上來說道：「你少滿嘴裏渾噁！你媽纔下蛋呢！通共留下這幾個，預備菜上的澆頭，姑娘們不要，還不肯做上去呢，〔姚評〕其意若曰：何況你這丫頭們！預備遇急兒的。你們吃了，倘或一聲要起來，沒有好的，連雞蛋都沒了？你們深宅大院，水來伸手，飯來張口，只知雞蛋是平常物件，那裏知道外頭買賣的行市呢？別說這個，

也，提醒多少奢侈無度之人。今日要這個，明日要那個，想司棋姑娘有些多事處。爲柳嫂子設身處地，到底亦有所難。一「喊」字形容出刁聲急來氣。

偏有此等事入其眼中，那不借題一洩。想見若輩之妒忌怡紅院諸婢者非一日矣，故於此等事留心記得，觸之目中，藏之心中，一旦激而出之，實有不能自捫其舌者。

亦是實情之論也，怪不得他。

有一年連草棍子還沒了的日子還有呢！〔張評〕言之慨然。我勸他們，細米白飯，每日肥鷄大鴨子，將就些兒也罷了。〔姚評〕人生能以口味將就，恐已大不容易。吃膩了腸子，天天又鬧起故事來了。〔張評〕貞元運會，不過故事。鷄蛋、豆腐，又是什麼麵筋、醬蘿蔔炸兒，敢自倒換口味。只是我又不是答應你們的，一處要一樣，就是十來樣。我倒不要伺候頭層主子，只預備你們二層主子了。〔張評〕主爲陽，《觀》卦上二陽爲二層。蓮花兒聽了，便紅了臉，喊道：「誰天天要你什麼來，你說上這兩車子話！叫你來，不是爲便宜，却爲什麼？前日春燕來說：晴雯姐姐要吃蘆蒿，〔張評〕死喪之映。你怎麼忙得還問肉炒鷄炒？春燕說：葷的因不好，纔另叫你炒個麵筋兒，少攪油纔好。你忙得倒說自己『發昏』，趕着洗手炒了，狗頭屁股兒似的親捧了去。今日反倒拿我作筏子，說我給衆人聽！」柳家的忙道：「阿彌陀佛！這些人眼見的。〔姚評〕難道蓮花兒是傳聞的。不要說前日一次，就從舊年以來，凡各房裏偶然間不論姑娘姐姐們要添一樣半樣，誰不是先拿了錢來另買另添？有的沒的，名聲好聽。算着連姑娘帶姐兒們四五十人，〔張評〕不止此數。一日也只管要兩只鷄，兩隻鴨子，十來斤肉，一吊錢的菜蔬。〔張評〕園中寶、黛、釵、迎、探、惜、李計七處，此數豈敷供膳耶？作者洞明練達，何支離若此？是固以矛盾演《剥》也。你們算，够做什麼的？連本項兩頓飯還撐持不住，還攔得住這個點這樣，那個點那樣？買來的又不吃，又要別的去。既這樣，不如回了太太，多添些分例，也像大廚房裏預備老太太的飯，把天下所有的菜蔬用水牌寫了，天天轉着吃，到一個月現算倒好。〔張評〕盛極必衰，此時正

想司棋日日向小廚房中叨登過去，並不肯化一個半個的錢，叫嫂子如何應酬得住，故提起三姑娘和寶姑娘前事，向蓮花兒傾倒而出之，而又以趙姨之尋事比例。此時柳嫂子心中實實有些耐不住也。

菜蔬各有分例，而時時以意外叨登之，畢竟柳嫂子如何應酬得起。

此等人真要嚼舌死的。
司棋之不安本分，迎姑娘實釀成之。
又是一個趙姨找芳官光景。

盛。連前日三姑娘和寶姑娘〔張評〕同爲《剝》主。偶然商量了，要吃個油鹽炒菜芽兒來，〔張評〕芽屬勾芒，少陽之象，由《剝》而生。現打發個姐兒拿着五百錢給我，〔張評〕五爲土數，芽所托根。我倒笑起來了，說：『二位姑娘就是大肚子彌勒佛，〔張評〕佛，覺也。大肚皮胃，土也，乃萬物所歸藏，此佛當念。也吃不了五百錢的。這二三十個錢的事，〔張評〕二三得五，以十成之，仍爲土。還備得起。』趕着我送回錢去。到底不收，說賞我打酒吃，又說：『如今廚房在裏頭，保不住屋裏的人不去叨登。〔姚評〕叨登，言叨得也。一鹽一醬，那不是錢買的？你不給又不好，給了你又沒得賠，你拿着這個錢，權當還了他們素日叨登的東西窩兒。』這就是明白體下的姑娘，〔姚評〕明白體下，能有幾人？我們心裏只替他念佛。〔張評〕獨能得衆。沒得趙姨奶奶聽了，〔張評〕不脫趙，乃不脫上大段。又氣不忿，反說太便宜了我，〔姚評〕趙老貨真真無處不尋事，是何可惡，一至於此。隔不了十天，也打發個小丫頭子來尋這樣，尋那樣，〔張評〕此廚備園中人飯，趙居於外，何亦來尋，則內外混同爲陰矣。是以矛盾暗演大義，書中每用此法。我倒好笑起來。你們竟成了例，不是這個，就是那個，我那裏有這些賠的？〔張評〕一篇話寫得淋漓盡致，而依聲賴勢，凌弱怕強，芳官氣息相通，都在言下，間是妙文。

正亂時，只見司棋又打發人來催蓮花兒，說他：「死在這裏，怎麼就不回去？」蓮花兒賭氣回來，便添了一篇話，〔姚評〕往往如此。告訴了司棋。〔張評〕書中如此等瑣屑文字，人多不耐看，倘試執筆仿爲一通，則繚戾冗沓，欲求其似，憂憂其難之，況又消納許多隱意於其中乎。今經評出，請看官再讀，便當眉舞色飛矣。司棋聽了，不免心頭起火。此刻伺候迎春飯罷，帶了小丫頭們走來，見了許多人正

昔有夫人城、娘子軍，茲有丫頭兵也，誰與對壘。

竟有助之爲虐者，想亦是司棋一流人，猶夏婆子之唆趙姨也。

旁人解勸，只得如此。

揣摩得人情。就此看來，司棋亦不是安分的東西！一個女孩兒，其不顧臉面者如此，他可知矣。

只「全潑地下」四字，極寫得司棋不堪。

那人却知世務。人人如此，省了多少口舌。

五兒與芳官真個是惺惺相惜。遮遮掩掩，怯怯生生，別寫出一種幽細境界。

此間非唐突，春燕之心若或訝之。

吃飯，見他來得勢頭不好，都忙起身陪笑讓坐。司棋便喝命小丫頭子動手：「凡箱柜所有的菜蔬，只管丟出去喂狗，大家賺不成！」〔姚評〕司棋何一橫至此！〔張評〕棋寓戰爭，寫司棋第一登場

如此，而橫恣如見。小丫頭們巴不得一聲，七手八腳搶上去，一頓亂翻亂擲，慌得衆人一面拉勸，一面央告司棋說：「姑娘不要悞聽了小孩子的話。柳嫂子有八個頭，也不敢得罪姑娘。

說雞蛋難買是真。我們纔也說他不知好歹，憑是什麼東西，也少不得變法兒去。他已經悟過來了，連忙蒸上了。姑娘不信，瞧那火上。」〔張評〕寫衆人恰好。

司棋被衆人一頓好言語，方將氣勸得漸平了。小丫頭子們也沒得摔完東西，便拉開了。司棋連說帶罵鬧了一回，方被衆人勸去。柳家的只好摔碗丟盤，自己咕唧了一回，〔姚評〕如畫。蒸了一碗鷄蛋，令人送去。〔張評〕詳略各得。司棋全潑了地下。〔姚評〕天下女子淫者未有不潑。〔張評〕全神都到，而乃自戕。巽爲鷄爲風，又演風地《剝》。那人回來，也不敢說，恐又生事。

柳家的打發他女兒喝了一回湯，吃了半碗粥，又將茯苓霜一節說了。〔張評〕入上半回。五兒聽罷，便心下要分些贈芳官，〔姚評〕以報其玫瑰露也。〔張評〕即黛玉之與寶。遂用紙另包了一半，趁黃昏人稀之時，自己花遮柳隱的來找芳官。且喜無人盤問，〔張評〕鬼不鬼，賊不賊。一徑到了怡紅院門首，〔張評〕有來路，無去路。不好進去，只在一簇玫瑰花前站立，〔張評〕情景俱妙。必是玫瑰花，既點時令，又見總由探春也。遠遠的望着。有一盞茶時候，〔姚評〕小胆孤情，躍然紙上。可巧春燕出來，忙上前叫住。春燕不知是那一個，到跟前方看真切，〔張評〕即黛玉遇釵。因問：「做什麼？」

此刻之五兒尚是怡紅院之門外漢。
果欄園門，五兒將奈何？吾亦爲之耽驚受恐。

阿呀呀，巡緝官來了。
迎頭却見仇人，時運不濟，其奈之何！

層層駁入，使五兒無可措詞，想此時五兒之心已如吊桶之七上八下矣。
說來似乎有理，然細揆之，詞已遁矣。

冤家狹路相逢，是大不湊巧之時。
果不出春燕之所戒。

五兒笑道：「你叫出芳官來，我和他說話。」春燕悄笑道：「姐姐太性急了。橫豎等十來日就來了，只管找他做什麼？方纔使了他往前頭去了，你且等他一等。不然，有什麼話告訴我，等我告訴他。恐怕你等不得，只怕關了園門。」五兒便將茯苓霜遞與春燕，又說這是茯苓霜，如何吃，如何補益：「我得了些送他的，轉煩你遞與他就是了。」（張評）轉送何其魯莽，是黨行事。說畢，便走回來。

正走夢溼一帶，（張評）特提此處。忽迎見林之孝家的帶着幾個婆子走來，（姚評）是非來了。五兒藏躲不及，只得上來問好。林家的問道：「我聽見你病了，怎麼跑到這裏來？」（姚評）兜心一拳。（張評）截問如聞。五兒陪笑說道：「因這兩日好些，跟我媽進來散散悶。纔因我媽使我到怡紅院送家伙去。」林之孝家的說道：「這話岔了。方纔我見你媽出去，我纔關門。既是你媽使了你去，他如何不告訴我說你在這裏呢？竟出去讓我關門，是何主意？可是你撒謊。」五兒聽了，沒話回答，只說：「原是我媽一早教我取去的，我忘了，挨到這時我纔想起來了。只怕我媽錯認我先去了，所以沒和大娘說得。」

林之孝家的聽他詞鈍意虛，又因近日玉釧兒說那邊正房內失落了東西，幾個丫頭對賴，沒主兒，心下便起了疑。可巧小蟬、蓮花兒並幾個媳婦子走來，（姚評）可巧者，不巧也。（張評）狹路相逢。見了這事，便說道：「林奶奶倒要審審他。這兩日他往這裏頭跑得不像，鬼鬼祟祟的，不知幹些什麼事。」（姚評）此數句可大可小。小蟬又道：「正是。昨日玉釧姐姐說，太

所謂事不湊巧，往往如此。想蓮花得意之極，雞蛋之仇可報矣。

蓮花兒固以為真賊現獲，大快於心。巡緝官只管拿賊，不管發落。

觀「納涼」一句，此回已入夏矣。

不錄審親供，便欲置之以刑具，真所謂官也糊塗，吏也糊塗。

五兒僅打四板，尚是憐香惜玉之心。顧以嫩皮膚受粗棍，心

太耳房裏的柜子開了，少了好些零碎東西。〔姚評〕此一層寶。璉二奶奶打發平姑娘和玉釧姐

姐要些玫瑰露，誰知也少了一〔二〕罐子。〔姚評〕此一層主。若不是尋露，還不知道呢。」蓮花兒

笑道：「這我沒聽見。今日我倒看見一個露瓶子。」〔張評〕進退逗筭。林之孝家的正因這事沒

主兒，每日鳳姐兒使平兒催逼他，一聽此言，忙問：「在那裏？」蓮花兒便說：「在他們廚

房裏呢。」林之孝家的聽了，忙命打了燈籠，帶着衆人來尋。五兒急得便說：「那原是寶二

爺屋裏的芳官給我的。」林之孝家的便說：「不管你方官圓官，現有贓證，我只呈報了，憑你

主子前辯去。」〔張評〕陰陽合爲一人，故不管方圓而語面自妙。此以五兒之屈直注黛玉之死，李、探乃黛玉送終之

人，其停放乃林之孝家的。一面說，一面進入廚房，蓮花兒帶着，取出露瓶。恐還偷有別物，又細

細搜了一遍，又得了一包茯苓霜，〔姚評〕又是一宗贓證。一並拿了，帶了五兒來回李紈與探春。

那時李紈正因蘭兒病了，不理事務，只命去見探春。探春已歸房。人回進去，丫鬟們

都在院內納涼，〔姚評〕點醒時令。〔張評〕納涼二字是混話。探春在內盥沐，只有侍書回進去，半日

出來說：「姑娘知道了，叫你們找平兒回二奶奶去。」〔張評〕都不管，而二人各爲一意，俟後評。林之

孝家的只得領出來。到鳳姐那邊，先找着平兒，進去回了鳳姐。鳳姐方纔睡下，聽見此事，

便吩咐：「將他娘打四十板子，擡出去，永不許進二門；」〔姚評〕鳳姐吩咐，殊屬草草，只聽一面捏造之

詞，爲州縣官之審讞然。把五兒打四十板子〔二〕，〔張評〕鳳主殺黛，故作此言。四板一棺也。立刻交給莊

子上，〔姚評〕火速之至。或賣或配人。〔姚評〕其配錢槐可乎？平兒聽了出來，依言吩咐了林之孝家

實不甘。幸案即平反，法人煩悶。不能不訴，然而洗得清時，已吃許多苦矣。五兒真自取之也。

此平兒半疑不信之詞。

已發看管矣，速速尋人取保。

「軟禁」二字最所難受，輕年弱女其更何堪。勸的、怨的、奚落的、七嘴八舌，寫得情景逼真。

知我者其惟芳官乎。又不能似衙門可用小費，真令人喚奈何也。

想柳嫂子招怨之人亦復不少。四面網羅，吾為五兒十分着急。

既已受賄，還肯訪問。平兒天良未泯，越教人知重。

的。五兒嚇得哭哭啼啼，給平兒跪着，細訴芳官之事。平兒道：「這也不難，等明日問了芳官，便知真假。但這茯苓霜前日人送了來，還等老太太、太太回來看了纔敢打動，這不該偷了去。」五兒見問，忙又將他舅舅送的一節說了出來。平兒聽了，笑道：「這樣說，你竟是個平白無辜之人，拿你來頂缸的。」（姚評）青天太爺。（張評）冤字明點。此時天晚，奶奶纔進了藥歇下，不便為這點子小事去絮叨。如今且將他交給上夜的人看守一夜，等明日我回了奶奶，再作道理。」林之孝家的不敢違拗，只得帶了出來，交與上夜的媳婦們看守，自己便去了。

這裏五兒被人軟禁起來，（張評）便是軟煙羅。一步不敢多走。又兼衆媳婦也有勸他說，不該做這沒行止的事；也有抱怨說，正經更還坐不上來，又弄個賊來給我們看守，倘或眼不見尋了死，或逃走了，都是我們的不是，又有素日一千與柳家不睦的人，見了這般，十分趁願，都來奚落嘲戲他。這五兒心內又氣又委屈，竟無處可訴；（張評）悉由自取。且本來怯弱有病，這一夜思茶無茶，思水無水，思睡無衾枕，（姚評）無奉承人。嗚嗚咽咽，直哭了一夜。（姚評）除哭之外，更無別法。（張評）便作「焚稿」回觀。

誰知和他母女不和的那些人，巴不得一時就攆他出門去，生恐次日有變，大家先起了個清早，都悄悄的來買轉平兒，送了些東西，一面又奉承他辦事簡斷，一面又講述他母親素日許多不好處。（姚評）乘機人無所不至，往往如此。（張評）畫鬼筆。平兒一一的都應着，打發他們去了，却悄悄的來訪襲人，問他可果真芳官給他玫瑰露了。（張評）「權」字已到。襲人便說：「露

路。
已有一線生

寶哥哥真可謂
之生菩薩矣。
賊告失盜者甚
多，乃謂奇異，
闖難能，畢竟
長目飛耳。
如五兒者，當以
風月供養之，而
不料竟受霜露之
災。
不是不準情，
實是不賣法。
想平兒亦恐受
誚於糊塗官兒
乎？
晴姑娘開口便
辣斷。
此等處，平姑
娘為難矣。
於律上亦是如
此。
二爺肯如此，
還有何說。

却是給了芳官，芳官轉給何人，我却不知。」〔張評〕公道不昧，雖襲不能以黛為污，是以從他出脫。○此露來路本從他手，在三十四回。彼處說三寸瓶，此處說五寸瓶，是一是二。襲人於是又問芳官。芳官聽了，唬了一跳，忙應是自己送他的。芳官便又告訴了寶玉，寶玉也慌了，說：「露雖有了，若勾起茯苓霜來，他自然也實供。若聽見了他舅舅門上得的，他舅舅又有了不是，豈不是人家的好意，反被咱們陷害了。」〔姚評〕煞是多情。因忙和平兒計議：「露的事雖完，然這霜也是有不是的。」〔張評〕此霜恍惚。好姐姐，你只叫他說也是芳官給他的就完了。」〔姚評〕替人討情，又為之設法，寶玉真一片婆心。平兒笑道：「雖如此，只是他昨晚已經同人說是他舅舅給的了，如何又說你給的？況且那邊所丟之霜，正沒主見，如今有賊證的白放了，又去找誰？誰還肯認？衆人也未必心服。」晴雯走來，笑道：「太太那邊的露再無別人，分明是彩雲偷了給環哥兒去了，你們可瞎亂說。」〔張評〕大家雪亮。平兒笑道：「誰不知這個原故？但今玉釧兒急的哭，悄悄問着他，他若應了，玉釧兒也罷了，大家也就混着不問了，難道我們好意兜攬這事不成！可恨彩雲不但不應，他還擠玉釧兒，說他偷了去了。兩個人窩裏炮，先吵得合府皆知，我們如何裝沒事人？少不得要查的。殊不知告失盜的就是賊，〔張評〕自剝。又沒賊證，怎麼說他？」寶玉道：「也罷，這件事我也應起來，就說是我嚇他們頑的，悄悄的偷了太太的來了。兩件事都完了。」〔姚評〕真正好人！襲人道：「也倒是一件陰鷲事，保全人的賊名兒。」〔張評〕「瞞」字正面，見窩主為寶玉，副之者襲人也。此義陰隱，故為陰鷲。只是太太聽見，又說你小孩子氣，不知好歹了。」〔姚

平姑娘真能面想到。

必如此一辦，則我之分量不爲人所看輕，而人之臉面亦不爲我丟也，真公私兩全之法。

發端得妙，近之即在目前。

做賊之人聽者。

做賊之人聽者，並不是我沒本事，問不出來。此話或是真情。

評〕却並不是小孩子作爲。平兒笑道：「也倒是小事。如今便從趙姨娘屋裏起了賊來也容易，我只怕又傷着一個好人的體面。別人都不要管，只這一個人豈不又生氣？我可憐的是他，不肯爲打老鼠傷了玉瓶。」〔姚評〕是極，是極！說着，把三個指頭一伸。〔張評〕歸重「興利」之主，了完題句。「鼠」字義重，正是循環。襲人等聽說，便知他說的是探春。大家都忙說：「可是這話。竟是我這裏應了起來的爲是。」平兒又笑道：「也須得把彩雲和玉釧兒兩個孽障叫了來，問準了他方好。不然他們得了意，不說爲這個，倒像我没有本事，問不出來，就是這裏完事，他們以後越發偷的偷，不管的不管了。」襲人等笑道：「正是，也要你留個地步。」〔張評〕「留」字重。

平兒便命一個人叫了他兩個來，說道：「不用慌，賊已有了。」玉釧兒先問：「賊在那裏？」〔姚評〕自然是玉釧兒先要曉得。〔張評〕釧乃環類，而必攻訐，是亦自剝。平兒道：「現在二奶奶屋裏呢，〔張評〕財色窩主並歸此處，而一語八面。問他什麼應什麼。我心裏明白，知道不是他偷的，〔姚評〕然則真偷者思之。可憐他害怕，都承認了。這裏寶二爺不過意，要替他認一半。〔張評〕財一半，色一半，故認一半。我待要說出來，但只是這做賊的，素日又是和我好的一个姊妹，窩主却是平常，裏面又傷了一個好人的體面，因此爲難。少不得央求寶二爺應了，大家無事。如今反要問你們兩個，還是怎樣？若從此以後大家小心存體面，這便求寶二爺應了；若不然，我就回了二奶奶，不要冤屈了人。」彩雲聽了，不覺紅了臉，〔姚評〕也曉得賴不過去。一時羞惡之心感發，〔張評〕所謂良心，《剝》下得《復》矣，是曰「環」。便說道：「姐姐放心。也不要冤屈好人，我

彩雲猶有氣，勝其主多矣。何弗倒上以爲下。

不知寶玉不承當，彩雲斷不肯承認。非彩雲之真有肝膽，彼吃異者惡乎知之。然彩雲猶可教也。

掩飾其過而又一力擔當，以戒其後。寶玉於姑娘們真是一個熱心人。

並非十分做腔，亦是彩雲之良心發現處。到底不差。

以後彩雲再不小心，只怕有些對不住。

平姑娘亦能賣法。

一面已將早堂聽審牌掛出。秦顯家的暫時署事，亦得片刻風光，視彼沉淪沒世者稍勝一籌。

說了罷。傷體面，偷東西，原是趙姨奶奶央告我再三，我拿了些與環哥兒是情真。〔張評〕必拉環，趙重演循環也，且立彩雲旁傳，正不必作十成語，是有斟酌。連太太在家我們還拿過，各人去送人，也是常有的。我原說嚷過兩天就罷了，如今既冤屈了好人，我心也不忍。姐姐竟帶了我回奶奶去，一概應了完事。〕衆人聽了這話，一個個都詫異他竟這樣有肝膽。寶玉忙笑道：

「彩雲姐姐果然是個正經人。〔姚評〕果然是個正經賊。〔張評〕周百復始，是爲正經。如今也不用你應，

我只說我悄悄的偷的，嚇你們頑，如今鬧出事來，我原該承認。我只求姐姐們以後省些事，大家就好了。」彩雲道：「我幹的事爲什麼叫你應？死活我該去受。」平兒、襲人忙道：「不是這樣說。你一應了，未免又叨登出趙姨奶奶來，那時三姑娘聽了，豈不又生氣？竟不如寶二爺應了，大家無事。且除這幾個人，皆不得知道，這樣何等的乾淨。但只以後千萬大家小心些就是了。要拿什麼，好歹等太太到家，那怕連房子給了人，我們就沒干係了。」〔張評〕「小人剝廬」。彩雲聽了，低頭想了一想，方依允。〔張評〕略推即合恰好。

於是大家商議妥帖，平兒帶了他兩個並芳官來至上夜房中，叫了五兒，將茯苓霜一節也悄悄的教他說係官所贈，〔姚評〕今之能吏者，大抵如此。〔張評〕阿私顯見。五兒感謝不盡。平兒帶他們來至自己這邊，已見林之孝家的帶領了幾個媳婦，押解着柳家的等够多時。林之孝家的又向平兒說：「今日一早押了他來，恐園裏没人伺候姑娘們飯，我暫且將秦顯的女人派了去伺候姑娘們的飯呢。」〔姚評〕林之孝家的竟可擅自派人，可知其素有頭臉的。〔張評〕秦顯，言人情奸險也。

言語中帶推薦之意。

從此司棋不至無雞蛋吃矣。

「哦」字作一句讀。

皆君子欺方之語。
即前所云「匣子裏零碎東西也」。

匄圖得妙，並其舅舅之罪亦勾銷一筆中矣。
曰「芳官一流人」，妙在不指定芳官一人，真善於措詞。
老胥吏修改堂供，大概如斯。

爲司棋之親，則黑白分明，又何必苟且鑽營，徒貽笑柄乎！其警世深矣。○司棋姓秦，特爲「情」字又立一格。平兒道：「秦顯的女人是誰？我不大相熟。」（姚評）我亦不大熟。林之孝家的道：「他是園裏南角子上夜的，白日裏沒什麼事，所以姑娘不大認識：高高兒的孤拐，大大的眼睛，最乾淨爽利的。」（姚評）恐不能乾淨爽利也。玉釧兒道：「是了。姐姐，你怎麼忘了？他是跟二姑娘的司棋的嬌子。」（姚評）原來司棋姓秦。司棋的父親雖是大老爺那邊的人，他這叔叔却是咱們這邊的。」（張評）棋乃分勢。平兒聽了，方想起來，笑道：「哦，你早說是他，我就明白了。」又笑道：「也太派急了些。如今這事八下裏水落石出了，連前日太太屋裏丟的也有了主兒。」（張評）又如聞見。是寶玉那日過來和這兩個孽障（張評）無非孽障。不知道要什麼的，偏這兩個孽障慳他頑，說：『太太不在家，不敢拿。』寶玉便瞅他兩個不堤防時節，自己進去拿了些什麼出來。這兩個孽障不知道，就嚇慌了。如今寶玉聽見帶累了別人，方細細的告訴了我，拿出東西來我瞧，一件不差。那茯苓霜也是寶玉外頭得了的，（姚評）入正題。也曾賞過許多人。不獨園內人有，連媽媽子們討了出去給親戚們吃，又轉送人，襲人也曾給過芳官一流的人。他們私情各自來往，也是常事。前日那兩隻還擺在議事廳上，好好的原封沒動，怎麼就混賴起人來？」（張評）此霜恍惚，忽失忽得，正有微旨。等我回了奶奶再說。」說畢，抽身進了臥房，將此事照前言回了鳳姐兒一遍。

鳳姐兒道：「雖如此說，但寶玉爲人，不管青紅皂白，」（張評）玉易受污。愛兜攬事情。」（姚

「炭簍子」誰不願戴，以此指寶玉，譬夫鍼砭不中膾穴。

依法起來，直頭要如此一辦。

認真執法，如此亦不為過。

平兒之勸二奶奶，句句從火焰上潑水，從沸湯底抽薪。有不得細味其言，其盛氣當釋之過半矣。此平兒之所以名平也。

自寶釵遣鴛兒至瀟湘館取「薔薇硝」，鬧出婆子打春燕一件事來；旋又因蕊官送「硝」與芳官，鬧出趙姨打芳官事來；旋又因芳官送「玫瑰露」，鬧出「茯苓霜」一件事來；大觀園可謂多事矣。作者連類寫之，

評「二奶奶真能斷事如神。別人再求求他去，他又攔不住人兩句好話，給他個炭簍子帶上，」(姚評)

難道你是不喜的麼？什麼事他不應承？(姚評)却是知己。咱們若信了，將來若大事也如此，如何治

人？(姚評)防微杜漸，當家人原該如此。還要細細的追求纔是。依我的主意，把太太屋裏的丫頭

都拿來，雖不便擅加拷打，只叫他們墊着磁瓦子跪在太陽地下，茶飯也不要給他們吃。一

日不說跪一日，便是鐵打的，一日也管招了。」(張評)以鳳之辣觀平之平，托出「行權」。又道：「『蒼

蠅不抱沒縫兒的鷄蛋』，(張評)找上文鷄蛋。雖然這柳家的沒偷，到底有些影兒，人纔說他。」(姚

評)無風不起浪。(張評)此是說寶、黛情事。雖不加賊刑，也革出不用。朝廷原有掛誤的，到底不算

委屈了他。」(張評)黛玉無詞。平兒道：「何苦來操這心！『得放手時須放手』，什麼大不了的

事，樂得施恩呢。」(張評)正訓。依我說，縱在這屋裏操上一百分心，終久是回那邊屋裏去的，

(張評)人每忘了各有那邊，百歲終須死也。沒的結些小人仇恨，使人含恨抱怨。況且自己又三災八

難的，好容易懷了一個哥兒，到了六七個月還掉了，焉知不是素日操勞太過，氣惱傷着的？

(姚評)應在第五十五回開卷處說鳳姐操勞，以致小月數語。(張評)直提五十五回鳳姐小月，乃生「興利」之因。如今

趁早兒見一半不見一半的，也倒罷了。」(姚評)其言平和，真不愧為平兒。(張評)姥姥、鴛鴦全到。一夕

話說得鳳姐兒倒笑了，道：「隨你們罷，沒的惱氣。」平兒笑道：「這不是正經話？」(張評)此

回以一夕話起首，以一夕話結尾，一夕話乃是正經，此書何可輕視。說畢，轉身出來，一一發放。要知端的，

下回分解。

以表其家運之就衰耳，故合爲一大段。下回寫秦顯家的，寫彩雲之於環三，亦是此段之余波。然所以警人者不少。

【校記】

〔一〕底本無「一」字，從庚辰本補。

〔二〕按：此處王評本改為「四板子」，故眉評說「五兒僅打四板」。

護花主人評

假薔薇硝，趙姨娘動真氣；真玫瑰露，賈寶玉甘冒假賊。

暗換茉莉粉，芳官賺趙姨兩下嘴巴；私送茯苓霜，五兒賠芳官一宵眼淚。

指鹿爲馬，芳官調換粉、硝；以李代桃，寶玉認偷霜、露。

司棋若不因雞蛋噪鬧，叫小丫頭亂翻亂摸，則玫瑰露瓶，蓮花兒何由看見？敘司棋噪鬧一層，是此回之根綫。

司棋逞性，不但伏後文敗事之根，且以見迎春素日不知約束下人。

柳五兒事，若李紈辦理，必不能明白。若探春究問，又多有干礙，非平兒不可。但平兒何能作主？故借鳳姐已睡，分咐發落，五兒纔得跪訴冤枉，平兒始訪問襲人，寶玉方肯代認。層層脫卸，不露痕跡。

層層脫卸到寶玉認偷，事已可完，但竟就完結，索然無味。又寫平兒慮後，喚到玉釧、彩雲，隱躍躍，說出原委，彩雲挺身認罪一節，然後平兒、襲人說出干礙三姑娘，彩雲依允。不但波瀾忽